

祝勇文化笔记

鳳凰

草鞋下的故乡

增订本

中国旅游出版社

祝勇文化笔记



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策划: 张润生
责任编辑: 吴玉龙
责任印制: 冯冬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祝勇文化笔记: 凤凰, 草鞋下的故乡 / 祝勇著. —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032-2406-1

I. 祝... II. 祝... III. 游记—凤凰县

IV. K928. 964.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2620 号

书 名: 祝勇文化笔记

凤凰, 草鞋下的故乡(增订本)

著 者: 祝 勇

出版发行: 中国旅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网 址: <http://www.cttp.net.cn>

电子邮箱: cttp@cmta.gov.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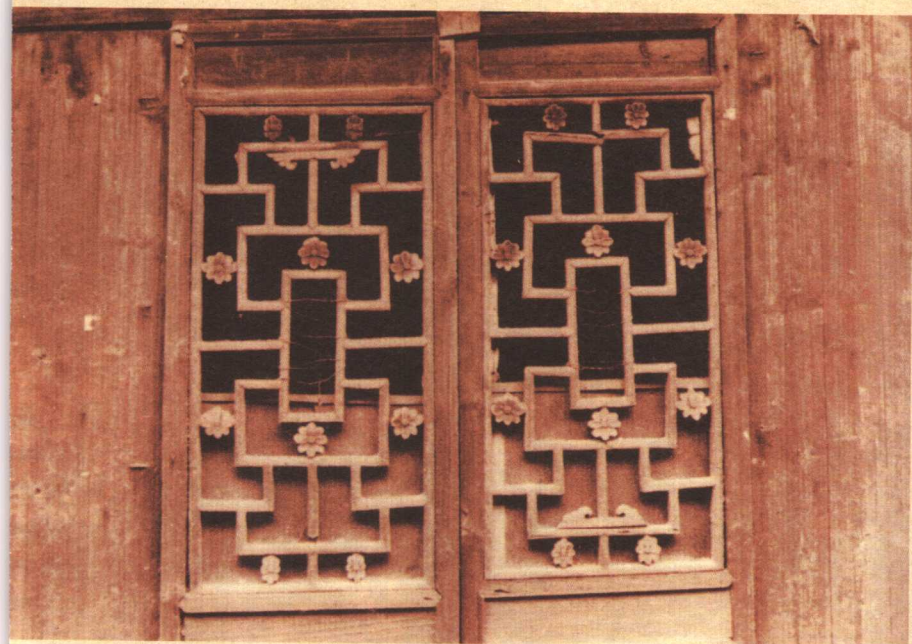
印 数: 8000 册

字 数: 14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到凤凰 / 006

草鞋下的故乡 / 018

江河的遗书 / 034

温柔里的坚硬部分 / 050

粗布棉袄 / 062

寻找翠翠 / 074

黑暗中拥抱 / 084

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 / 102

古椿书屋 / 132

玉氏山房 / 146

南方长城 / 160

夜宿王村 / 168

草鞋下的故乡 001







序

去凤凰的念头在我心里至少潜藏了十几年。一种秘而不宣的冲动，在一个年轻人心中潜伏十几年，这几乎是一个奇迹。那片斑驳老旧的版图，一直在我内心深处熠熠发光，以至于任何有关它的想象都变得甜蜜而美好。当然，这最初是缘于沈从文的提示。沈从文的作品早就提示我们，凤凰是我们不能错过的地方，但是这种提示长期被忽略着。我读沈从文的时候，文学史的教科书里还没有出现沈从文的名字。沈从文隐在“文学史”之外告诉我们：“‘镇筴’（凤凰古称——本书作者注）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沈从文文集》第四卷，第三三〇页），“这里是还藏得有一部《天方夜谭》，在一切人心中，在一切物件表面，只缺少那记录的人。另外又还有一部人类史纲。一部神谱。一部……唉，这名字要我从什么地方来说。我实在是说也说不尽的，恕我罢。”（《沈从文文集》第一卷，第四二三页）沈从文的文字使我知道，在不被关注的尘世的一角，凤凰正带着它古老的气息，等我到来。

凤凰有着与它的名字相称的形貌，它美丽、悠远、神秘，如同一段故事，虽然人人传诵，却没人能够将它的真相讲述清晰。沈从文带着他心中的凤凰来到都市，在西装革履的文人教授们面前，他永远自称“乡下人”，他的谦逊里隐含着不屑。张爱玲描述都市的浮华与骚动，沈从文描述乡野的纯朴与原始，其实他们本质上是相通的。张爱玲说：“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所以，张爱玲和沈从文是一致的，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做着相同的事情。

关于凤凰的各种话题终于转换成夏天里的一张火车票。凤凰之行对于习惯了早八晚五的我来说，仿佛是专门为了印证自己对生活的主动权，以及心底那一点尚未泯灭的渴望。我于是在这座小镇住了一段时间。这是我庸常生活中一段小插曲，但在那段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几乎要在这里长久生活下去，如同我觉得小镇的安静将永久地持续。凤凰的每一处细节，凤凰人每个音节的发音，都令我着迷；每一张善良的面影，都讲述着生活的寓言。越是深入小镇，越发感觉旧日的伤痛与血光像诡谲离奇的梦一样难以置信，那些古怪斑斓的泡沫一到阳光底下就会消失。走在凤凰的街上，我试图为自己的想象寻找依据，并在有限的空间里，发现时间的可能性。从凤凰回来，抱了一大堆资料。印制简陋的《凤凰县志》，还有吴曦云提供的《凤凰文史资料》，都成了我的宝贝，我几乎全部通读，连“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也没放过。那是纸上的凤凰，真实的凤凰，于语言之外，包裹着我。我甚至觉得，连沈从文的笔都有些吃力和笨拙。湘西的英雄、土匪、妓女、水手和文人——那里的每一张面孔集体创作了他们的凤凰。我在北方的沙尘暴里持续着我在凤凰的日子，在夜晚聆听着河流遥远的回声，在纸页上为自己仿制了一座边城。我通过写作保持着与凤凰的联系。这本书不是我给凤凰的礼物，而是凤凰对我的恩赐。

到凤凰

凰，是在夜里。凤凰像一个精致的梦。它只适于在夜里到来。让梦想慢一点兑现，差不多是每一个寻梦者的本能。尽管这种感里交织着几分痒痛，但是那些跨越了千山万水的旅人总是在最后的时刻不经意地放慢自己的脚步。任何险境从不曾阻挡他匆促的行脚，目的地的旗帜却可以让他们怯步。因为这一刻来得太迟。





到

凤凰，是在夜里。

凤凰像一个精致的梦。它只适于在夜里到来。

让梦想慢一点兑现，差不多是每一个寻梦者的本能。尽管这种快感里交织着几分痒痛，但是那些跨越了千山万水的旅人总是在最后的时刻不经意地放慢自己的脚步。任何险境从不曾阻挡他们匆促的行脚，目的地的旗帜却可以让他们怯步。因为这一刻来得太迟，因为这一刻来得太快。而所有的身体艰辛与精神记忆，都会在这一刻度上凝结成一种叫作眼泪的汁液，来回报生命中那些无人知晓的艰忍岁月。

我慢慢地向梦中的边城靠拢，我选择了贴近凤凰的最好的方式，如同缓慢地，贴近我睡熟的情人。无边的夜幕掩盖着我的兴奋与笨拙。这样刚好。凤凰构成了一个完整（不完美）的身体，即使在暗夜，也在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运转着。它的心律不易察觉，只有仔细谛听才可能感到它的坚实有力；它的呼吸夹杂着汗液的腥咸与兰草的馨香，升腾于水面，出没于山口。夜晚将延续我的想象。这是夜晚给我的最好犒赏。我在无人的清夜里潜向我梦中的小城。现在，我还是一个陌生人；当我在床榻上醒转，于晨光中步入每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巷，我就会成为它蛛网般密布的血管中一个活跃的细胞了。

火车只能到吉首。到吉首时，夜色就已经垂下来。这是一座峡谷中的小城，被阴森险怪的巨大山影包围着。城市破旧，交通混乱。作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几乎看不出什么民族特色和历史的沉淀。凤凰县的吴曦云先生如约来接。老吴人到中年，是凤凰的文史专家，与我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老画家黄永厚先生的朋友。一见，便相熟了。

上了老吴的越野吉普，听他讲，这里离凤凰还有五十多公里，车子便



在一片黧黑中向边城进发了。怪兽般的山影成群退去，河水流动，声音响亮。无端地，我于蓦然间有了如梦如幻的伤感和惶惑，仿佛那些被沈从文锁定在文字里的陈年旧事，突然摆脱了时间的控制，向我涌来。

凤凰是同沈从文一同进入我的记忆的，从那时起，一个情结便挥之不去。对一个陌生地方的牵挂竟是这样令一个少年躁动不安。沈从文说：“一个好事的人，若从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寻找，一定可以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叫‘镇筴’的小点。”（《凤凰》，《沈从文散文选》，第二七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如果他见到我面对地图那份痴迷模样，他一定会笑。镇筴是凤凰的古称。《凤凰县志》载：“县境多山属中低山区，为云贵高原尾部武陵山脉的南部分支，西北高而东南低。有腊尔山等四十七座大山，沱江等一百五十六条大小溪河，构成层峦叠嶂、河流交错、沟壑纵横、水流湍急的地貌。”山岭与河流划分着家族甚至民族的界限，深潭与幽谷掩藏着怨女的泪与英雄的血。凤凰人的所有美好性情和传奇故事，他们别具一格的人群、风物、宗教、伦理都脱胎于这样的地理环境。颠簸的途中，我甚至相信能够跟正在出走的沈从文相遇。

山路的延伸明显地受到了山脉走势的影

响。大山在夜幕下铁青着脸。漫长的行程早已使我懂得了大地的威严，以及一个行路者的无奈。在亘古永恒、绵延无边的群山面前，人生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就像山谷间一次迅疾的闪电。而人们行走的方向，也常常不能不受到大地的摆布。山川大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统治着人类。一种从不含糊的专制。由此我体味得出沈从文、黄永玉从边城走向世界的那份不同寻常的况味。我们在重温他们的故事的过程中仿佛也分享了他们的苦难与幸福。沈从文一天一天走向更深广的天地，他后来到过北平、青岛、昆明等地，他的作品变成了各种他不认识的文字，像干净的光线一样四处辐射。若不是他的突然故去，他将赢得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凤凰。精神上的凤凰。他说：“一个战士若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黄永玉把这句话写在他的墓前。那并非因为他成了凤凰的奴仆，相反，是他最终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统治，而使自身成为永恒。在大地面前，他是最后的赢家。

沈从文最初是带着新奇的目光走出大地的迷宫，他的领路者就是被他囚禁了多年的那份焦灼的渴望。他像毛边书中一个游动的逗号，那些被他标点过的段落都顷刻间获得了全新的涵义。而今我从遥远的地方，循着他的去路走来，好像在时空中与沈从文做着反向运动，大地和生活于斯的人群如同文学史籍里陈旧的黑白照片得以苏醒和复活，带着真实的呼吸，和未曾在空气中板结脱落的歌声。我是课堂笔记中那些潦草乏味的文字，从纸页间跳出，在远方岩石和流水的组合中找到了自己的故乡。沈从文经由这条路走向异质的生活，两种物理和化学属性截然不同的生活的遭遇，使他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和对人生的洞察，我希望我会得到命运同样的礼物。尽管我只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就像一个顽劣的学生，照着好学生的样子去做，希望得到老师同样的奖励；尽管我的来路和去处，都与沈从文相反。



离凤凰越来越近了。老吴的车子一直沿着一条江走。万溶江。江面反射着月的清辉，一直映到夜行人的脸颊上，直让人呼吸到月的清香和水的湿润。夜色中一切都变幻无常，像梦境中抓不住的飞鸟。黑暗中我听到一个声音：“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心中怵然一惊。沈从文像傩送一样决绝地走了，我却来了，是命运的交换，抑或我就是他们的化身？或许是他们的灵魂附着在我的身上，为我引路？不然，道路的形状，为什么同我记忆的地图全然吻合？为什么我对每一个将要发生的故事，都充满强烈的预感？

我知道沈从文的灵魂在每一个夜晚都会潜回凤凰，以至于在凤凰和北平之间，他无法区分哪边是梦，哪边是真。沉睡和梦醒，使他在两种生活中不停地跳跃。任何一个漂泊者都会坚守他灵魂的故乡，好像在那里遗失了什么，记忆的搜索会遍及故乡每个不为人觉察的角落。他远离故乡却明察秋毫，那里的每一寸图景对他来说都清晰如画。

对于一个漂泊者来说，心有所系终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哪怕它只是

右页图◎ 对于一个漂泊者来说，心有所系终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哪怕它只是一间残破的老屋，或者一只古旧的渡船。（李玉祥摄）